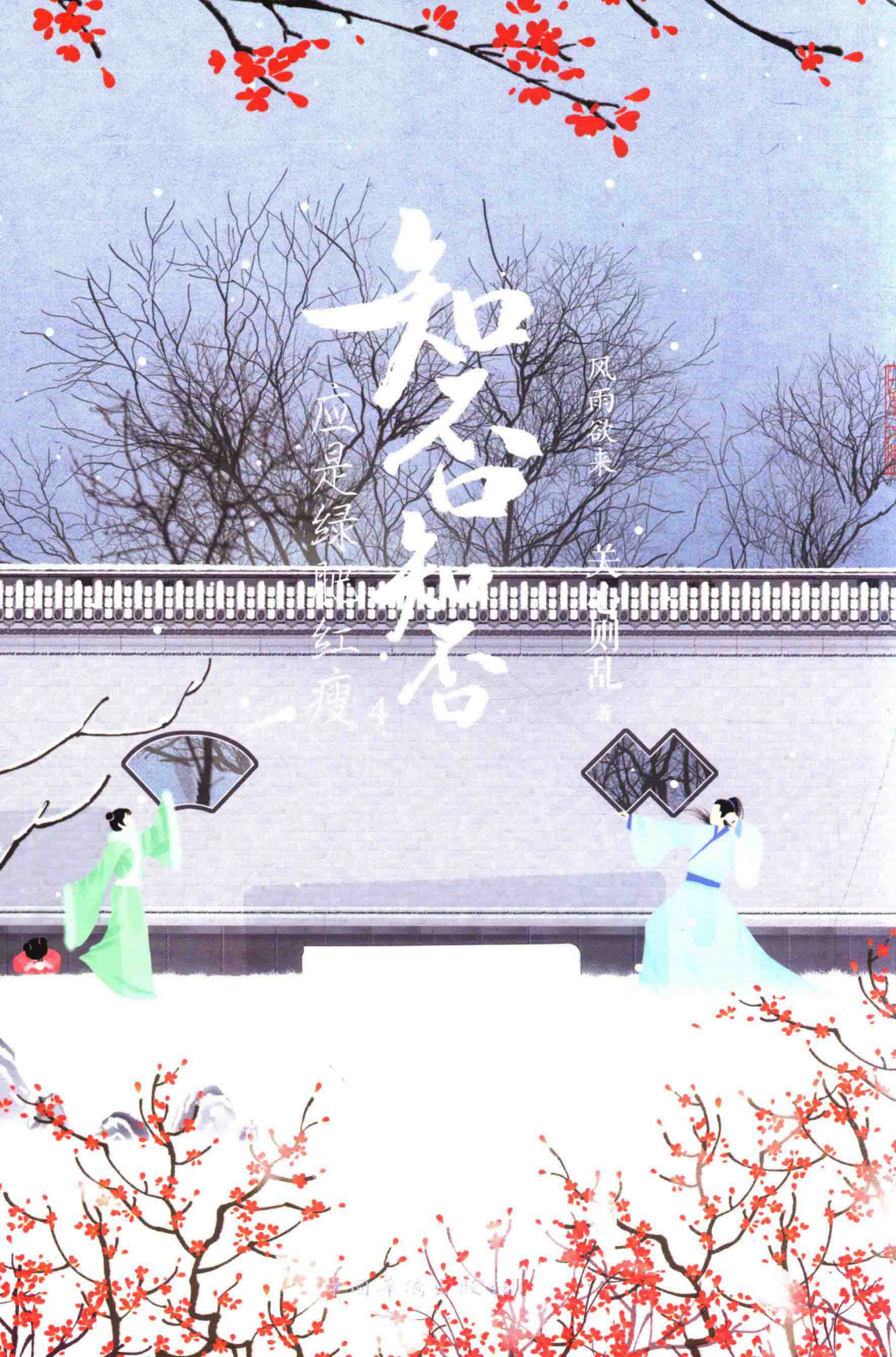


知否知否

应是绿肥红瘦

风雨欲来

关则乱



知否知否

应是绿肥红瘦

关心则乱
著

4

中国华侨出版社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. 4 / 关心则乱著. — 北京:
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8. 6
ISBN 978-7-5113-7728-9

I. ①知… II. ①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34607号

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. 4

作 者: 关心则乱

出 版 人: 刘凤珍

责任编辑: 紫 夜

封面设计:  VIOLET
01152979738

版式设计: 苏 艾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mm × 980mm 1/16 印张: 19.5 字数: 317千字

印 刷: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7728-9

定 价: 42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 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目录

001

第三十四回 田庄风云

明兰手指握得死紧，咬得牙根都发疼了，缓过气来，一副为难的口气道：
『这事可难办了，吴管事也帮我想辙吧……』

027

第三十五回 顾家谈判

『说得好，我的心肠和世上一般女子自然无二般。』
明兰慢慢转过头，唇含浅笑，『二嫂子既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，我今日也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。』

053

第三十六回 侯府分产

顾廷煜抖着发紫的嘴唇，撑着骨瘦如柴的身子，死死盯着顾廷烨：『我只问你一句，凭你今时今日的能耐权位，若一心想把顾家拉出来，可是能办得到的？』

第三十七回 仕途之路

明兰身姿傲然，淡红的嘴角微弯：

『如今，丹书铁券，御敕匾额，俱在我这儿。他们若不走，我就不拆澄园的墙。想并府，做梦！』

第三十八回 宅斗老师

『你性子太正了，阴毒的伎俩怕防不胜防。』

他在她耳边絮絮呢喃，目光似海般沉静，又怜惜又不忍，

『人多，就事多，待去了这些杂七杂八的，你慢慢厘清便是。』

第三十九回 国事家事

明兰皱着嫩生生的脸颊：

『说下也无妨吧，不然我怎晓得她喜欢哪样的？』

斯文的、爽气的、沉稳踏实的，还是能笑笑会体贴人的？

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儿，她害什么臊呀！』

： 目录

163

第四十回 好事将近

顾廷烨瞧着两个长辈，语气越发冷淡：

『嫡子。廷烨如今想要的，是嫡子。不知姑母是否能帮这个忙呢？』

189

第四十一回 幸福生活

为了嫡出子女永无后患，他提早一步去除威胁，从族谱上庶长子的名头，到昌哥儿可能有的发展，全都除掉。

215

第四十二回 当家主母

『既然如此，那就少跟自己过不去。』

明兰干脆利落道，

『天造九补必有一缺，天下哪有十全十美的事。想得开，才能过得好。』

第四十三回 华兰启示

『我去如兰那儿，也是这般劝她。心眼儿一定不能长歪了，好好待妹夫，孝顺长辈，善待妯娌兄弟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妹夫也是聪明人，必会疼惜她的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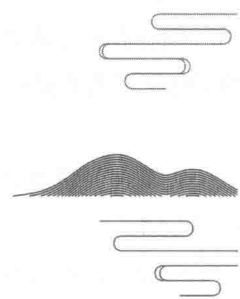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十四回 风雨欲来

明兰沉着嗓子，轻轻捶了一下扶手，一字一句道：『读书时，先生曾与我说过，没想到，是因为疏忽，而疏忽，是因为懒惰。只要精细地、勤恳地去查，总能查到鸡蛋上的缝。』






第三十四回 田庄风云



明兰手指握得死紧，咬得牙根都发疼了，缓过气来，一副为难的口气道：「这事可难办了，吴管事也帮我想辙吧……」



前日因是夜里到的，不曾看清，可这日一早，一众庄头来给屏风后的明兰请安时，明兰立刻觉出不对了。总管事吴光一个举动、一个眼色，后头众管事齐刷刷地下跪磕头唱喏，向明兰问好；安静时，周围无一人插嘴，回明兰话时也大多有条有理。

这种情况只有两种解释，要么好像以前姚依依单位迎接领导莅临或卫生大检查一样，古岩庄众人事先排练过，要么嘛……

甚至适才她提出要丈量田土，吴光也神色自若地应声，还备了相应的鱼鳞册和庄户名册，下头一众庄头立刻张罗着帮忙。

明兰垂下眼。

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她在黑山庄那样宣日朗朗的动作，随便一个小厮或佃农都可能说出去，同样的招数不能老用，黑山庄可以叫她打个措手不及，但古岩庄就不成了。再说了，她原本也没想防着。

和黑山庄不同，古岩庄是多年前就被查抄的罪臣家产，没产为皇庄业已十来年了，这块产业为御派的管庄太监掌管。皇字当头，庄里不论出了什么事，也少有人过问。

明兰倒想看看这古岩庄的水有多深，这太平景象能被粉饰得多好。崔家兄弟照老样子下去丈量土地，公孙猛受命去遍访佃农，明兰则拖着大管事吴光说话。

“……原来吴管事是管庄司吴公公的族亲，真是失敬、失敬。”明兰微笑和煦如春风。

“小的岂敢，不过是九拐十八弯的亲戚，沾着个名头，好混口饭吃。”吴光恭敬地躬身回道，“皇上赏了这庄子后，原本公公叫小的司里当差，可小的在这庄子里前后许多年头了，里外也有了情分，便想着若夫人和都督瞧得上

小的，小的愿留下效劳。”

“这怎好意思呢？吴爷到底是吴公公的族亲，说出去未免不合规矩，若外头有个言语，便不好了。”明兰露出一抹迟疑。

吴光目光闪烁，语意圆滑，道：“小的算哪门子爷，不过……我那老叔爷与宫里的诸位公公都甚有交情，都说都督素来豪迈大方，不拘小节，大家伙儿都乐意与都督结交，想来也不会有什么言语。”

这段话深深浅浅，说得很有水平。明兰笑了笑，端起茶杯：“吴管事说得有理，我一介妇道人家，这事儿还得和老爷商量着办。”

三天查点下来，崔家兄弟和公孙猛来细细禀报，还有屠家兄弟派撒下去的耳目暗中打听来的消息，明兰听罢，眉头拧成一个结，只短促地吩咐去叫吴光来。

寒暄几句后，明兰温和道：“这事儿我前后细想了，所谓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不但顾家从没有叫外头人管理庄务的道理，且满京城去打听，又有几户人家敢使唤原皇庄的管事？说来说去，到底于理不合呀。”

吴光青白的三角脸陡然阴暗下来。

“……我若真留了吴爷，不说外头人怎么笑话顾家没规矩，便是顾家亲长怕也要立时来骂了。”明兰微笑着打趣，透着皎绫纱屏风细细看他的神色。她赌他总不肯卖身为奴吧。

吴光脸色沉了沉，很快恢复，叹道：“夫人说得也有理，可是这五六十户佃农如今还欠着庄上的租子和债钱呢，前账未清，小的不好向上头交代呀。”

明兰心中微惊，她没想到这厮的胆子发育得这么健壮良好。这时，厅堂侧边隔扇后头微有响动，她侧眼看了下，又道：“总共欠了多少？”

吴光早有准备，张口道：“佃农们历年拖欠的租子，约有两万两。人吃五谷，总有个头疼脑热的，佃农家里支领不开时便要借钱，算起来也有一万三五千两。”

明兰吃了一惊：“这么多？！”

“唉……”吴光故作大声叹气，“别的也就罢了，那些借出的款项才要紧！小的哪有钱呀，多是上头贵人的银钱；况且，细论起来，年前这庄子才赏赐下来，那些拖欠的租子也是皇家的！”

明兰手指握得死紧，咬得牙根都发疼了，缓过气来，一副为难的口气

道：“这事可难办了，吴管事也帮我想想辙吧……”

吴光心里一松。果是妇道人家，年纪轻，胆子小，他这几日观察，知道顾廷烨不大管庶务，又极宠这位少年夫人，诸事多有依从。想到这里，他忙殷勤道：“夫人放心，只消有小的在一日，这些拉里拉杂的事总能给夫人办得妥妥当当！”

明兰微笑着打发他离开，摊开手掌，俱是指甲痕。

接下来，她也不声张，依旧继续叫人查点庄务，便是屠虎和公孙猛气极了，要去寻吴光等庄头的晦气，也被她拦了下来。

又过了两日，这日下午，顾廷烨忽地回来了，换下赘重的袍服甲冑，沐浴过后，身着常服坐在炕上，轻松惬意地端着茶碗：“……兵械归拢，军操整齐，虽不能与当年薄老师的军纪严明相比，却也能见人，今日歇息半日，明日皇上就来校阅。”

明兰亲自拿井水湃过的果子过来，闻言轻笑道：“这不是面子功夫吗？皇上若真以为军中事事顺利，要用起兵来，岂不糟糕？”

顾廷烨略略苦笑：“就这么几日工夫，我们又不会仙术，皇上如何不知底细。”不过，新皇头一次校阅军事，做门面也是要紧的。

“如此说来，老爷现下可以松口气了？”明兰微笑着给他剥枇杷果。

顾廷烨吃着甜甜的果子，见明兰嫩白如椰乳般的纤细手指，在金黄清香的枇杷果间灵活翻飞，便似手指也香喷喷的好吃一般。他静静地看了她一会儿。

“庄子里出了什么事？”

明兰抬眼看着顾廷烨，鼓着脸闷闷道：“原想等你忙完了再说的。”

“说吧。”男人拧拧她的脸蛋，温言道，“有多了不起的事，说来听听。”

明兰咬咬嘴唇，终于把这几日所见所闻以及来龙去脉都说了。顾廷烨越听脸色越沉，渐渐不可忍耐，怒不可遏地重重一拳捶在炕几上，上头的枇杷果齐齐跳了跳。

明兰赶紧敞开胳膊拢住想往下掉的圆果子，侧头看了眼门外，好在谢昂领着亲卫把这几间屋子都围住了，不然就这地方，她还怕隔墙有耳。

“……我本来也没定主意的，直到阿猛他们陆续报来消息，我真气极了。”明兰把枇杷果一颗一颗捡回白玉竹梗编的小篮里，“不但田租比旁的皇庄高出两三成，姓吴的还动辄役使佃农们给他干私活儿，逢年过节索钱要人，

遇上由头还要加租，一干庄头仗势肆意凌辱人家妻女，真正禽兽不如！区区一个管事，竟然不顾天理，盘剥至此，我，容不得他！”

“他们说的那些事，我听着都疼得慌。”明兰丢回最后一颗果子，面带不忍，“数九寒冬，一家人没柴火，只靠几件单衣御寒，小孩子冻病而死的有；因为租钱繁重，老人舍不得吃，生生饿死的有；便是如此，有劳力的男人、妇女还得一日不辍地下地干活——”

病得咳出血了还得干，冻烂了脚还得干，孩子在屋里冻饿哭得撕心裂肺还得干……佃农们何尝不想奋起一搏，可上有通了声气的巡检司衙门，下有狼豺虎豹的打手庄头，佃农们被看得死死的，又不知道去寻御史言官告状，几次闹起来被压下去后，反叫迫得更狠了。

明兰眼眶渐湿，她无法想象这种情景，心中油然而生怒火。来古代这么多年，她从来没有这么厌恶痛恨过什么人，那些内宅的女人做么蛾子，还可说是生存所迫，社会和制度的缘故，可像吴光这样丧心病狂的呢？明兰好想枪毙他们，一个一个的！

顾廷烨面上疾风骤雨，阴沉戾气。他对明兰道：“我曾略有耳闻，也不知到底如何，没腾出手来料理这帮畜生。我留了人手给你，便是叫你发落他们的！绑了送有司衙门就是。”

发了顿脾气，顾廷烨深深吐息几次，冷笑道：“居然还敢要挟主子，这泼皮东西，怕是活腻了！舒坦日子过久了吧！什么司里的、宫里的，天下哪来这么多贵人！不过是仗着先帝爷仁慈，个个拿耗做大，摆谱逞凶，一座一年出息就三五千两的庄子，不过十二三年光景，居然有两万两的欠租？！这些年，这里闹灾了吗？我怎么不知？看谁敢出来理论！”

明兰低着头，久久不语，轻轻叹息着：“若能这般爽快发作，我早发作了。”

“你顾忌什么？”

“不是顾忌，只是……”明兰轻轻地叹道，“多年前，爹爹有位姓邱的同年，邱伯伯认定了三王爷能登大宝，可便是独具慧眼又如何？没等三王爷被立储，邱伯伯就被人弹劾下狱，后死于军流。三王爷没有皇帝命，邱伯伯白白死了，到如今也没人替邱家翻案。”

顾廷烨渐息了怒气，当年的夺嫡争斗几乎闹翻了半个京城，牵连在内的文臣武将不计其数，连日累年的互相攻讦，哪怕是站对了边的也未必能落好

下场。

他心有所感，安静地听着明兰说话。

明兰越发低了声音：“宁得罪君子，不得罪小人。先帝虽崩了，但那些太妃和公公们未必一点儿势力都没了，这会儿他们兴许没法子抗争，但只要打蛇不死，长年累月，若他们怀恨，念着报复，逮着机会在背后来一下，便难说得很了，毕竟，撕破脸和不怎么来往是两回事。”

在盛家，这种提点的话大多是盛老太太规劝盛紘的，可惜顾廷烨没有可以依靠的长辈。

顾廷烨闭了闭眼睛。窗外的大槐树上细细鸣着蝉声，一声长，一声短，便如明兰的心跳，不安又惶惑。过了良久，顾廷烨才艰难地呼出一口气：“你顾虑得有理。如今你想怎么办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明兰脸上迷茫起来，“那些可恶该杀的坏东西，我真恨不能砍他们的头，可惜处处掣肘，又不好动他们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不过，我想，最起码，总得把他们撵走，这庄子才真算是咱们的。不然养着这帮渣滓，还要整日担心替他们背黑锅，我连觉都睡不着，是以……”

“如何？”

明兰咬了咬牙，一口气说完：“咱们能不能替佃户们还了这笔债，一次了结清楚，把那些人送走完事？”

话一说出口，明兰就赶紧去看他的脸色，只见他似是先吃了一惊，但又沉下神色思索起来。明兰心下惴惴，自己也知道这个提议蛮败家的。一般程度的钟鸣鼎食豪门之家，一年花用也不过五六千两，现在却要顾廷烨一口气拿出三四万两的银子！

不是买官，不是疏通，甚至不是享受，这个素质要求委实高了些。

顾廷烨没再说话，只缓缓从篮里拣出一颗特肥硕的枇杷果，骨节分明的手指慢慢剥着果皮，不一会儿，一颗坑坑洼洼的枇杷果肉被拈在男人修长的指尖。

明兰眼前一花，嘴里就被塞了颗果子。顾廷烨好笑地去戳明兰鼓鼓的脸颊。

“这主意好极了。”他展眉微笑，神色舒朗，“这钱，我出。”

明兰正诧异还没回过神来，他已转头高声吩咐小桃去叫人，明兰只好进里屋去旁听。

“郝大成。”

“小的在。”一个中等身材的管事上前一步，躬身而立。

顾廷烨一手搭在炕几上，身姿沉岳如山：“你领上一队人，把吴光他们八个看起来，好吃好喝供着，好言好语劝着，不许他们出屋子，不许和人接触；阿猛，你也去，若有人敢硬闯，把你的功夫拿出来亮亮。总之，给我看严了！”

郝大成拱手，朗声应了。公孙猛兴高采烈地跟着出去了。

顾廷烨点点头，转头朝向屠龙，沉声道：“你回府请公孙先生写名帖，去请顺天府的吕通判派两位县丞和书吏过来，并请小夏公公派两位公公来提人，还有这地方上的州巡检司也要请人来做中。三日可够？”

屠龙素来稳妥，当下抱拳应了。

“爷，那我呢？”屠虎早等急了。

“老虎，你领人把庄子上下看好了，若有人敢闹事……”顾廷烨捡过炕几上的素丝帕子，轻轻擦拭手指，“我顾某人可没雇过打手帮闲，别弄出人命来就成。”

男人手中的洁白绢帕，染上浅金色泽，还泛着淡淡的果香。

“……果真如此？顾家二郎真长进了。”老人缓缓道。

“儿子细细打听了，确实如此。”长椅边上站着一个微微发福的中年男子，低声回道，“顾都督一把火烧掉满箱子的欠条借据，庄子里的吆喝声便是几里外也能听见。最了不得的，都督还给那几个混账东西一笔丰厚的遣散银子。”

十丈见宽的方形兵器房内，三面大墙上竖着高高的榉木架，上头悬挂着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等各式兵械。外头日光明朗，顺着高窗照入屋内，直映得满屋的兵器刃锋精光耀眼。

薄天胄今年已六十有七，却依旧身形魁伟，筋骨强健，少年时养成的习惯，一日不摸兵器便难受得紧。此时，他坐在临窗长椅上，用清油和绒布反复擦拭着一柄两尺余长的百锻钢质斩马长剑，身旁立着一位微微发福的中年男子。

“校阅三天，他竟半点不露声色，真也沉得住气。”薄天胄放下绒布，一手抚须而叹，“怪道能于草莽之际混出名堂来。如此，把你二小子放他帐下便是不错的了。我这把岁数也不求什么，只望着儿孙平安，若能在闭眼前给你们再留个袭封，便是死也值了。”

“父亲千万不要这么说！”薄钧“扑通”就跪下了，双目含泪，“都是儿子无能，文不成，武不就，叫父亲偌大年纪还要为儿子操心！如今天下太平，父亲便好好在家将养享福，莫要再劳累了！父亲这么说，岂不折杀儿子了？儿子……儿子……”他低头垂泪得厉害。

“罢了，罢了，起来！”看着一把年纪的儿子哭天抹泪，薄天胄忍不住一瞪眼，“没考个功名回来，倒学了一肚子酸规矩！世上谁人不死？你老子难道不是人？难道不会死？死前多捞些好处给自己骨肉有什么不对？大老爷们儿动不动掉金豆，闭嘴！起来！把脸抹干！”

薄钧堪堪收住眼泪，抽搭着匀平了气息，压低声音道：“……父亲刀枪血海五十余载，二弟、三弟连媳妇都还没娶就死在了边关，咱家若论功劳，早该封个袭爵了……”

薄天胄想起英年早逝的两个儿子，心头一酸，不去理大儿子，又拿起绒布细细地擦起剑来，自言自语着：“先帝温厚仁和，在他手下当差，虽无大封赏，但也平安，便是有些过错也能含糊过去，可当今天子不一样……”

薄钧怔怔地看着父亲，小声揣测道：“所以父亲急流勇退，早早解了兵符与皇上……”

“急什么流！勇什么退！真退了还怎么挣袭封？前儿申首辅要致仕，是人家儿孙女婿都得力，我有什么？不过有个你这么个愣头青的杠头儿子！”

薄天胄吹胡子瞪眼睛，却见敦厚鲁钝的儿子连句讨巧的辩解也不会说，只呆呆地站在那里挨骂。老头子瞧了，无奈地叹息着：“你要记住，有时候退不是真退，也有以退为进的，如顾二郎这回的作为，便是极好的例子。”

薄钧是个老实人，不懂就是不懂，也不会装。老头子看儿子一脸不屑，长长叹口气，耐心地教导起来：“那顾小子明面看起来，不但吃了大亏，而且窝囊，你也这么想吧？”

“正是。”薄钧点点头，到老父身边拖了把小杌子坐下，替父亲轻揉着积年的老寒腿，“先帝仁慈，早给所有皇庄下了‘不加赋’的明令，那几个庄头却敢那般为非作歹，三五千两年赋的庄子，不过十年左右，不但弄得佃农不得聊生，还落了三四万两的租钱和借款，哪有这般荒谬的事！天理国法俱是难容！”

“废话！”薄天胄暗叹总算儿子虽不机灵，但也不糊涂，他干脆道，“这点子道理你能想明白，难道顾家小子会想不通？人精着呢！”

老头子觉得口干，抬手从一旁的小平案几上提过一把隐泛光泽的紫砂茶壶，对着壶嘴长吸了一口，才接着道：“这事儿确实经不住推敲，蒙谁都不成。顾小子自然可把这事抖出去，叫巡检司或州衙门来审，或叫管庄太监来问话，可这样一来，难题就推给皇上了。皇家有多少庄子，因仗着先帝爷宽厚，又有多少手伸在里头？若别的庄子也闹将起来，那皇上该怎么办。彻查？严惩？牵枝连叶的，有多少人呢，如今还早！”

薄钧接过老父手中的茶壶，轻轻放在一边，听老头子继续道：“这官司皇上不能明打，只能慢慢地一拨一拨换掉先前的人手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从前朝到后宫，再到其他地界儿，皇上有自己的人要安置，先头的人也该挪位置了。”

“顾小子叫那几个不长眼的当场报账，又一口气抬了三四万两的银子出去，顺天府的，地方巡检司的，还有宫里的人可都眼睁睁地瞧见了。”薄天胄抚着手中长剑，剑锋森然，泛着青光，他布满苍老皱纹的面容上浮起一阵奇异的笑意，“一来，这事传扬出去，人们把账一算，谁都知道庄子里原先多黑了，一个庄头能有什么胆量，自是后头有人了；二来，这事就此打住，那些后头的人也不敢得罪了；三来，还能博个体恤慈厚的美名，真是一箭三雕。”

“是以前几日校阅之后，皇上在例行颁赏后，又暗赏了顾都督五万两银子，想来皇上心里都是明白的，便抚恤顾家一二。”薄钧这才明白了些。

薄天胄朗然笑出声，威严粗重的眉毛展开来：“顾小子不声不响地把那些皇庄管事的黑心账抖搂出来，皇上心里这会儿不定多痛快呢！以后皇上要裁换人手也容易些。”

薄钧全明白了，暗自惭愧自己愚笨。过了会儿，他又忍不住道：“只便宜了那几个歹毒的庄头，就这么叫他们走了！唉……不过那些佃农总算熬出头了，我听闻顾都督的夫人是极仁善的。她说庄里的老人家辛劳了一辈子，不能叫老无所养，便下令以后凡庄上佃农的直系亲长过六旬的，每年都能发些银米衣裳。”

“二郎那小媳妇是没说的，你娘很是夸过几次，就是听说年纪轻轻的，性子却有些疏懒，不大爱走动。”薄天胄想起老妻的话，轻轻点头，目光微闪间，喃喃低语，“便宜了那几个吗？怕不见得。”

西山不是一座山，是一片绵延数千里的山岭群落，春绿满山，夏夜月荷，秋赏红枫，冬日晴雪，这般好景致却不是人人都可以来踏青游春的。西山

偏东最好的一处山头便建有避暑行宫，其他丛丛落落的山丘小岭便零散分布着不多的几处庄子，只那些有头脸的皇亲国戚或达官贵人才能在此落户。

那日和顾廷焯商议完事后，他就叫明兰先来这温泉山庄。

一路上，明兰揭开车帘偷偷看了几眼，满眼俱是明媚景致，已是心醉一片；待进了庄子，见四处风景幽美，远望前后山丘起伏缓和，宛如忽至桃源，且屋内布置也颇高雅精致，明兰便十分喜欢，很是夸奖了庄里管事一番。

这管事原是顾廷焯军帐内的一员老勤杂，随军多年，素来办事周全，忠心勤恳，后在乱军中落了残疾，偏家无恒产，满屋子俱是病弱孱幼，一时家计没了着落，他就索性投了顾廷焯。

自进了这温泉山庄，明兰生平头一次脱了拘束的常态，不是乘着凉竹轿子满庄子观赏景致，就是戴着帷帽去后庄采摘新橘；日常吃的是现摘的蔬果和刚打下来的山野风味，各种连名字也叫不齐全的林中菌菇，翻着花样地入菜；重点是，庄中共有三四处泉眼，常年不歇地咕嘟冒着泉水，在温腾腾的水面上漂一个木质托盘，放上用冰凉凉的井水湃过的水果和蜜酒，她每日去泡上半个时辰，真是通体舒畅。

不用管家理事，不用摆样子撑场面，没有时不时上门拜访的贵妇亲眷，几天下来，明兰只觉得天上人间，全身的骨头都松散开了，心想就这样过下去倒也不错。

可惜，这样的好日子只过了四天，顾廷焯来了。

刚处理完外事内情的男人很疲倦，校场检阅不是小事。这次皇帝是下决心查点全军，便是只检阅一天也要骑马奔上百多里，别说此次校阅副总指挥使的顾都督，前后差不多每日都要奔马三百里左右，更别说还要和一帮老兵油子磨耐性。军中门道不比官场上少，明刀暗枪，处处机心，累心得很。

明兰瞧着男人脸上的疲态，低头对手指：所谓好男人不是用嘴吹的，就这样每日忙得连轴转，他还坚持每晚回庄子过夜……心疼之余，她也打起精神好生服侍。

见男人筋骨疲惫发僵，明兰便自告奋勇地要给他按摩。

当年姚依依有个死党是SPA按摩的爱好者，不但常去美体馆做，还自己研习，耳濡目染之下，明兰也小有精通。在她看来，古代内宅那种小拳头捶捶或美人锤敲敲的按摩根本是隔靴搔痒，完全没有真正祛除疲劳的效果。按摩真正的精髓在于手指和手掌，用戳、按、揉、推、摩、揪等几个基本动作来完成，